



春意(国画) 箫吴敏

豆渣

胡竹峰

看到朋友一篇写豆渣的旧文,勾起了想写一篇豆渣的新作。我好久没有写东西了,写要精力,新要创意,作要脑力。最近太辛苦,岁末年关,日子过得飞快,人格外容易累。累起来,只想昏睡三天三夜,管它豆渣人渣煤渣饭渣菜渣……

豆渣,好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甚至连见也是十几年前的事。

所谓豆渣,是指黄豆打成豆浆过滤后的渣滓,也称豆腐渣。

豆渣者,贫贱之物耳。乡下日子还很困难的年头,打完豆浆,豆渣是舍不得丢掉的,放上油盐,添点青菜炒炒,便是下饭之物了。

小时候不喜欢吃豆渣,每次在餐桌上碰到豆渣,总是绕道而行。小孩子嘴刁,每顿饭,豆渣依旧在,青菜不见踪。

记得祖父和祖母那么爱吃豆渣,当时实在不懂。现在想,一个人劳苦了一辈子,饿过肚子,豆渣吃在嘴里,自然不会觉得其味之恶。

如今,祖父故去快二十年,祖母也离开近十年,时间真快,过去的日子散落一地豆渣,真是找也找不到一起了。

郑燮在《板桥家书》上说:“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暖老温贫四个字实在喜欢,也让我想起豆渣。

豆渣也是暖老温贫之具。

豆渣这东西实在说不上有什么好吃,不过让菜荒之际不至于吃晚饭罢了。

故乡的风俗,春节前,家家都会做几柜豆腐,以备用待客。腊月里,豆渣便成了常见的菜肴,乡下人节约,炒豆渣舍不得放油,于是那日子过得越发让人寡淡,就盼着赶快过年,大吃大喝。

记忆中吃过一次美味的豆渣,是用回锅肉做成的,鲜美清香,有些粉蒸肉的味道。张爱玲谈到过豆渣,在《谈吃与画饼充饥》一文中说:“浇上吃剩的红烧肉汤汁一炒,就是一碗好菜……累累结成细如小的一球球,也比豆泥像碎肉。少掺上一点牛肉,至少是‘花素汉堡’。到底是海上才女,谈吃的文章,也写得漂亮、丰腴、有趣。倘或换成周作人,想必又决然是另一路文字了。”

张爱玲不喜欢周作人谈吃的文章,说:“他写来写去都是他故乡绍兴的几样节俭清淡的菜,除了当地出产,似乎没有什么特色。炒炒饭的炊炊多,未免使人感到厌倦。”

朋友的文章里提到了一款豆渣煎鸡蛋的菜。将豆渣和鸡蛋打一起,搅匀,撒上葱花后煎一下。“鸡蛋金黄,豆渣莹白,葱花碧绿,真正赏心悦目……夹一口入嘴,松松软软,虽不浓烈却淡而有味。”这个吃法颇具风情,有空试试。

黄复彩先生曾告诉我一种古怪的吃法。新鲜豆渣捏成饼,放瓦上晾晒,发毒后收起来,春天时切成一片片的烧青菜卷,类似豆腐乳发酵。说滋味甚佳。

黄先生还强调说这种霉豆渣,一定要等到春天后才能吃,倘或再放一点猪油渣,口感更好。但有洁癖者或不敢问津。

如今,豆渣几乎绝迹于餐桌,一窝蜂去了建筑工地。

我不想念豆渣,我想念爱吃豆渣的祖父与祖母。

《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

张肇

社会转型期的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怎样变迁,大时代中个体遭际与命运如何?这是《民国元年:历史与文学中的日常生活》时所面对的议题。

与其他著作不同,本书把文学引入历史叙述,细腻展现“民国元年”这个历史切片中的民间日常生活——男女、衣着、娱乐……

改朝换制的困惑,乱世飘零的艰辛,新旧道德的碰撞,岁月沧桑的感慨,文学叙述构建的空间对此往往表现得更有质感,拥有更多的历史细节。

贴近变革时代日常生活的“现场”,回到那一个个曾经有血肉和呼吸着的普通人中间,去体会他们的忧惧、喜悦与悲伤。

颜浩,1975年生于湖南,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出版专著《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主编《新文艺和文学遗产》、《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导读》等。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五四前后北京的文化生产与新闻学的传播”、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末民初北京的文化生态与文学转型研究”等多个科研项目。

随笔

湖畔赏雪

苏连硕

幸哉,居住寓所出门即见一座湖,湖之四周有着比较开阔的绿地。

站在湖畔任何一个角落,观赏那袅袅婷婷飘飘洒洒的雪,你都会有得天独厚的玄妙感受。那是何等等的清新,清凉,清爽,清隽,清雅,清纯,清冽哟……

自主自然地接受大自然慷慨恩赐的雪霁,是那样的心静,神怡。胜利了灵丹妙药,立即收到清目清障的神奇疗效,顿觉豁然开朗……

远处的树、桥、楼,悉被苍穹布排的珠璣琼瑶交汇的迷茫朦胧给严实笼罩拥抱起来了。

满满冰冻的湖,望不尽厚厚甸甸平平展展亮亮银银的雪。我想,厚重厚实才皑素才清白;轻薄轻浮,则易污损渍污。

或问,到哪里去寻这样的湖这样的雪呢?不远,不远,就在城郊,就在比邻,就在河滨,就在湖畔,就在田塍……足之所履,身之所栖,都有雪的诗意,雪的清逸。它是通天的活水源泉,它是国画素描大展。朋友,只要有一颗热爱大自然的

心,热爱泥土土土土土土土的心,总能找到赏雪沐身之佳境。

或问,能见到您吗?我无影无踪,无法约定,况且赏雪只需独身只影,无须有人相伴,愈清静愈好。身人在于心人入人魂入,一切在于由衷神往。况且,我有早醒早耕的习惯,倘若有雪,无论午夜凌晨,尽管它无声无息,我都有如神助般第一时间爬起来。不像往日那样,先奔电脑,而是第一时间夺门而出,咔嚓咔嚓踏着积雪奔向草坡,奔向湖畔,静仁,作揖,叩首,深鞠躬,膜拜,然后观赏,陶冶,联想,启迪……多长时间不可计数,只待来了灵感,生发联想,升华境界。苟如是,转身匆匆即归,打开电脑,噼里啪啦,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乘兴敲起来。这个时辰,我正坐在灯火阑珊处,写我的赏雪“碎屑”呢。

谨望敞开心扉,深呼吸,敞开喉咙,尽情唱,不要拘束捏拿,不要刻意造作,不要虚假伪饰,一任率然天真自然单纯诚挚,接受一次雪花的沐浴,完成一次纯净澄澈的身心洗礼,苍穹的问候,天使的抚慰。如我每临

雪,即放下心上的一切杂扰,兴冲冲大步流星地跨向湖畔草坡上,恭仁,肃目,像膜拜信仰一样,将自己雕塑成一尊雪人,与苍穹黄土浑然一体了。

对了,雪停,亦可以赏雪。君不知,“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嘛。

那一刻,棵棵高大挺拔的树,伸向天空,虽然貌似满目凄凉荒芜,但满布的雪挂,千树万树梨花开,经雪后的虹霓照耀,其美其魅,委实难以名状描摹,只觉得清风微微拂曳,在向人招手。再看那倾巢出动的知名的不知名的形形色色的鸟儿,在飞翔,在曼舞,在鸣啾,在引吭。一切都在诠释: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是的,阴晦黯淡遮不住热情,阳光照耀青春永驻,严冬不需眼泪,生命历程不辞跌宕起伏,挺直不缺钙的脊骨……

活泼的孩子们雀跃着飞驰过来了,攒雪人,打雪仗,苹果似脸蛋,小鹿般身影……湖畔雪地洋溢着少年顽童的勃勃活力虎虎生气。



峰峦叠嶂(国画)

王笑敏

眼睛

在白求恩的故乡

吴建国

在加拿大,有幸谒访了白求恩的故居。

深秋的一个早晨,我乘车离开多伦多市向北驶去。两个小时车程的高速公路两旁,红黄相间的枫树点缀其中,如团团鲜红的火炬在秋风中燃烧,这个枫叶之国的美景像白求恩故居一样给我留下了极具色彩的深刻印象。

走进格雷文赫斯特镇,看见一幢乳白色的木屋,近处聚着很多人,不用打听,这就是白求恩故居了。这是一个宁静而风光迷人的小镇,虽然人口不多,却因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出生于于此而闻名遐迩。

白求恩故居建于1880年,是19世纪经典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两层木结构的百年老屋,三角形的黑色房顶,乳白色贴木外墙,梯形的外飘窗,古朴自然。白求恩1890年3月就出生于于此。上世纪70年代中

加建交,白求恩成了两国友谊的象征。1972年,加政府授予白求恩“加拿大历史名人”称号,次年把白求恩出生的这座小屋从长老会手中买下来,经过三年多的修缮和布置复为原貌,于1976年对公众开放。

白求恩纪念馆有两座建筑物。一座是他的故居,楼房内的物品、场景均是按白求恩当年出生时的样子布置的。一层依次是客厅、餐厅、厨房、书房和洗手间,中间是螺旋式雕木楼梯通向二楼;二层多间卧室。家具、摆设基本都是按当时样式严格复制。另一座房屋在故居不远处,那里是白求恩纪念馆,设有办公室、展览室和放映厅。

参观者一般要先在展览室看过图片和文字,目睹白求恩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风采,然后去放映厅看纪录片。纪录片虽然只有短短10分钟,却浓缩了白求恩作为医生、人道主义者、革命家和艺术家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小说

抱愧阿黄

郭法章

阿黄是我们连里一位陕西老兵探亲时抱回来的一条母狗。它长着一身金色的体毛,永远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它从不挑肥拣瘦,靠着一些残羹剩饭居然也长得高高大大。阿黄跟战士们特别亲,白天威武地陪我们站岗执勤,晚上紧跟战士巡逻放哨,就连我们出操训练时,阿黄都会随着口令声奔跑如飞。记得我的老班长复员回乡时,阿黄一路奔跑尾随送老兵的汽车来到码头,向着渐行渐远的轮船“呜呜”地叫着,眼里竟然噙着泪水……阿黄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我对它的良好印象。

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我和几个战友正在篮球场边乘凉,突然听到篮球场一个堆满杂物的角落里传来一阵阵凄惨的猫叫声。寻声而去,原来是阿黄正带着刚出生不久的狗崽子撕咬一只小花猫。小花猫凄惨无助的哭喊也在撕咬着我的心。我怒不可遏地一脚踢开阿黄,发现小花猫已被撕咬得遍体鳞伤。我抱起断断续续嘶嘶叫着的小花猫跑到连队卫生室,卫生员急忙拿来药棉、碘酒为它止血包扎,最后还为它注射了连里仅有的青霉素针剂。我找了一个小纸箱把小花猫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期待小花猫能够犬口脱险,转危为

安。谁知第二天一早当我赶到卫生室时小猫已不治而亡。我那时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只顺手抄起连队搞农副业生产用的锄头,决定为可怜的小猫讨回公道。此时阿黄正闭着一双眼安卧在一块儿草坪上,几只狗崽在它肚皮上欢快地吃着狗奶。阿黄见我来了不善,一声呼噜,绝尘而逃。谁知连队大门紧闭,阿黄只得在连队大院外晃来晃去左冲右突,胡乱乱窜。阿黄也许意识到追赶它的人太过执着,竟狗急跳墙,从大门口一米多高的铁栅栏门上飞跃而出。说实话,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索取阿黄的生命,只是想吓唬吓唬它,让它长长记性,不要去干那些狗仗人势的坏事。但第二天一大早,我万万没有想到又令我不十分痛心的事情发生了:阿黄没有回来,回来的却是一张血淋淋的狗皮——阿黄的皮高高地悬挂在连队围墙之上的铁丝网上……

我们的连队坐落在海边的一座大山下,与渔民毗邻而居。后来听说阿黄是让渔村里二赖子阿黄给捉去吃了,但由于证据不足,又担心因狗事而影响了军民关系,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为此我的心情郁闷了很久很久。

阿黄死后,小狗崽的生存便成了问题。四个狗崽正值哺乳期,我只好担起狗妈妈的责任,一日三餐

阳光依旧,枫叶正红。格雷文赫斯特小镇歌剧院门口,矗立着白求恩的铜像,右手拿着听诊器,眼望前方。我临睡前,心头一股恋恋不舍之感涌向心头。只有在这种时候,坚硬的身躯才有了生命的气息,即便身处深秋时节还有点冷意的北美,我也能体验到白求恩内心身处时时涌动的道德情,时空跨越地感受到了他的闪光人性与入道情怀!

为四个小狗崽喂汤送饭。而小狗崽们似乎还不懂得失去母亲的悲伤,更不知道此刻站在面前的这个人竟是残害它们母亲的帮凶。每当我把饭食端在它们跟前,它们便会发出欢快的叫声。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家伙,我的心里便会多出几分宽慰。不久,我出外执行任务,喂养小狗崽的任务便托付给了刚到连队的新兵炊事员小月。

一个月后,我从岛外赶回连队,向炊事员小林问起小狗的情况,小林却躲闪着我的目光,结结巴巴地回答说:“你走后不久,小……小狗……就全都……饿死了……”我一边叫叫着:“饿死的不是你?!”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地抡起巴掌狠狠地扇了过去。老实巴交的小林捂着脸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从小林的哭诉中我才知道:为防止小狗乱跑,更为了省心,小林索性把狗崽们关进了猪圈,竟妄想天开地让那些蠢猪担负起狗妈妈的职责。蠢猪们平日只管自食其力,哪里还会顾得上这些嗷嗷待哺的小狗?而小狗们又争食不过那几头肥猪,猪圈围墙又高,小狗们爬不出去,不久便活生生地饿死在猪圈里……

许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时常忆起这件因狗咬猫而生发的趣事。那时的阿黄又能知道些什么呢?那不过是它的生存法则,而我却用一个“人”的想法惩罚了它,连带着惩罚了那四条小生命。小林呢?是否还会记得那小巴掌?人过中年,年少时的轻狂和意气用事已不再有,现在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我满怀的是内疚和歉意——对阿黄,对小林。

就在我马上就要奔到巷口之时,前方突然冲出两个人,截住了我的去路。我下意识地转身要跑,脖颈却突然挨了重重的一下,顿时扑倒在地。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和黄烟烟都被捆绑住了,丢在了一个荒僻的所在,我环顾周围,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郑国渠这是在盗墓!

郑国渠狞笑着凑了过来,我在他耳边偷偷地说了“秦皇陵”三个字,他果然愣住了,随后与我一起落下了盗洞。我借此将黄烟烟支开,偷偷询问了郑国渠他究竟知道多少。这才发现,原来1931年时,许一城曾经委托郑国渠的大伯郑虎铸造过一大尊仿真的关公青铜像,并带着这青铜像去了西安的岐山县。

我又重新找到了线索。

寻找海螺山 我独自前往岐山,没想到却在那儿遇见了木户加奈,她将当地的文化名人姬云浮介绍给了我。

姬云浮身体不好,最大的爱好就只有在家中翻故纸堆来解决历史上的某些未解之谜,他对许一城当年的案子也有了解,对那三本笔记也充满了兴趣。

“那笔记是加密的,如果你不知道密码,拿到也没用。”我说道。

“我知道是加密的,但若说不懂,倒未必。”姬云浮双手抱臂靠在书架上,“当时我没办法,但后来我认识了一个高人,跟他聊过笔记加密的事。那个人听了以

后,对我说,只要给他点时间,那种程度的密码,根本不堪一破。”

在路上,姬云浮告诉我,这个叫老威的人,也算是岐山当地的一位奇人。他原本是西安交大的数学教授,“文革”时下放到了岐山,后来一直就没回城里。老威痴痴癫癫的,除了数学什么都不关心,大家都当他是疯子,连红卫兵都懒得批斗他,给他扣了个白专的帽子就扔在岐山不管了。他现在在岐山的一所中学里教数学,没子女,也没什么亲戚,只有姬云浮与他有旧,会偶尔过去探望他一下。

到了老威家里,木户加奈用激光将激得老威头答应破译密码,但需要等上一周的时间。我和木户加奈则趁这个时间里,探访了附近的古庙。

胜严寺位于岐山县城西南,不到三公里。秦二爷在方向上不敢撒谎,带着我们沿公路过去,没多久就开到了目的地。这里位于周公河和横水河交汇处的北岸塬顶,地势颇高,以风水而论,确实是个建寺起观的好地方。

“许案,那个是什么佛?”木户加奈忽然指着那一尊石像问道。这石像的上半截身子已经没有了,只剩下身。我扫了一眼,看到这石像身披铠甲,旁边斜靠一截长兵器柄,在腰部

富,张俊远趁机向秋棠求婚,他说:“光有房子那不是家,有人住才是家。不管你住哪儿,我都陪着你。你要是喜欢新房子,我们一起买个新房子,你要是不嫌弃我家,就住到我家里来,好不好?”

秋棠对于再一次走进婚姻,心里终究有点不踏实。她没有让张俊远出资,自己付全款买了房子。张俊远颇有点受宠,秋棠向他解释道:“不管以后怎么样,我自己有个房子,会很安心也方便,晓华回来不用住宾馆了,就算是投资也合适。”

张俊远意识到是自己的心太急了。

装修房子的事情烦琐忙乱,张俊远陪着秋棠一趟一趟地往建材市场跑,去选材料和家具。秋棠暗自感叹,如果没有他,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这个房子装修下来呢。

房子装好了,秋棠准备搬过去。秋爸爸说:“新房子住新人,正合适,我看你和老张的事情就办一办好了,你们两人一起住进去。”他就只剩下秋棠这一个心事,希望有生之年看到女儿的后半生有依靠。

秋棠踌躇。晓华回国看到他们相处的情景,跟秋棠说:“妈妈,有个中文电视剧里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它送给你,叫‘莫负有心人’,只怕你再也找不到比张叔叔对你更有情的人了。”

“莫负有心人”,这句话让秋棠清醒了。她想,自己只顾虑着自己的心结,何曾考虑过张俊远的心情?他的一片深情难道抵不过自己对婚姻的恐惧吗?现在的自己,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又有什么可以怕的呢?

于是她答应了张俊远的求婚。他们邀请两家的亲人聚在一起,举行了一个私密又温馨的婚礼。

秋爸爸乐得嘴都合不上,他在婚宴上发表讲话说:“秋棠有了归宿,最开心的就是,现在我有一点点心事都没有了。俊远这孩子,我最中意,那可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人。”张俊远赶紧搭腔说:“爸,打灯笼的是我,我打了多少个

附近还能看到有几缕胡须垂下的凸起粉饰,不禁笑道:“这是一尊关公像啊。”

“可是,关羽怎么会出现在佛教的寺庙里呢?”

“关羽在儒教、道教和佛教里,都被视为守护神,所以在各地的寺庙里,都会有关羽神像的身影,是类似于护法伽蓝神一样的存在,也是中土佛教融合当地传统的见证。”

这时候,庙里出现了一个算命的老道。花了一百块钱给他算命,很快,我们就跟他混熟了。老道告诉我们,在这一代,佛像是二佛对供的,就像龙门的卢舍那大佛,其实与则天明堂里的玉佛对供,那么胜严寺里的唐代佛像,必然也有一个大佛与之对供。

我找来了一张宝鸡县的地图,通过龙门石窟的大佛方位,找到了岐山附近的海螺山。接下来,就要带着木户加奈和那位在胜严寺里认得的老道一起,去寻找大佛了。

秦岭的主峰坐落在眉县、太白县、周至县境内,海拔三千多米。岐山毗邻三县,属于主峰北麓范围。山体之雄奇、山势之跌宕起伏,一点都不含糊。我们一开始出发时,尚有牧羊人小路可以走,但很快小路就消失了。我们不得不沿着陡峭的山坡小心前进,有时候为了翻过一道高坡,要反复上下好几处山头。

海螺山孤立群峰,那个山不算高,大,可走到近处,才发现海拔并不低,山顶到地面粗略估计得有两百米,我们爬了一个多小时,才算有惊无险地抵达山顶。

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座破败小庙。这庙太小了,甚至不及农村里随处可见的土地庙规模。与其说是庙,倒不如说是一座石砌的落地神龛。神龛上头是云拱形状,阴刻着一道石匾“义在春秋”。龛内供有一尊半人高的铜像,丹凤眼,及腰长髯,手中一柄青龙偃月刀。

这是一座关帝庙。

在庙后,我找到了当初埋藏玉佛的地点,那上面更留有许一城当年发掘的遗迹。可以判断,当初则天玉佛确实就是埋在这座小庙里,并被日本人盗走的。

破解古董密码 从海螺山回到岐山市区,一进县城,我给姬云浮发了一个电话,电话却是个陌生人接的,自称是姬云浮的堂妹姬云芳。我问姬云芳在不在,对方迟疑了一下,问我是谁,我说是他的一个朋友,对方告诉我,姬云浮在昨天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一个晴天霹雳直接打了下来,我几乎握不住话筒。

连载

36

灯笼才找到秋棠的。秋棠可没找,她就在那儿看着我打灯笼呢。”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晓华和小乔瑟夫从美国赶来参加婚礼,晓华私下抱住秋棠说:“妈妈,看到你再婚,又找到了幸福,我比谁都高兴,我自己结婚还要高兴。”秋棠笑着问她:“我也是,看到你结婚,我会更高兴。”晓华做了个鬼脸。

随后,他们四人一起飞回美国,秋棠和张俊远打算在美国玩一圈,度蜜月。

在飞机上,小乔瑟夫告诉秋棠:“你结婚,最高兴的人是我。”秋棠笑道:“真奇怪,怎么我结婚每个人都最高兴。”小乔瑟夫说:“我说是真的。晓华一直不肯接受我的求婚,我知道她心里因为父母的离婚对婚姻有恐惧感,现在你再婚了,以实际行动告诉她,即使离婚了也没有关系,还是可以找到幸福的,她的心结自然就打开了。你看着吧,她很快就会接受我的求婚的。”

秋棠感动地拍了拍她的肩。晓华何其幸运,有这样一个知她爱她的人守候在身边。

她看向张俊远,自己又何德何能,找到一个真正爱自己、珍惜自己的人。

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秋棠握住张俊远的手,把头靠在他的肩上跟他说:“我们结婚,我才是最高兴的那个人,你不知道我有多么感恩。”张俊远握住她的手说:“告诉你吧,我们结婚,全世界没有人比我更高兴了。这个‘最’字,放在我这里才最贴切,谁也争不去。”

秋棠伸手刮刮他的脸,张俊远看着她只是笑。他把秋棠的头轻轻按回自己的肩上,帮她盖好毯子,把头靠在她的头上,在毯子下面握住秋棠的手,两个人就这样静静地坐着,闭着眼睛,感受着彼此的存在。

心满意足。(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6



古董局中局 马伯庸